



喻园语言文学论丛

文字训诂论集



程邦雄·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喻

园

语

文

学

论

丛

喻

园

语

言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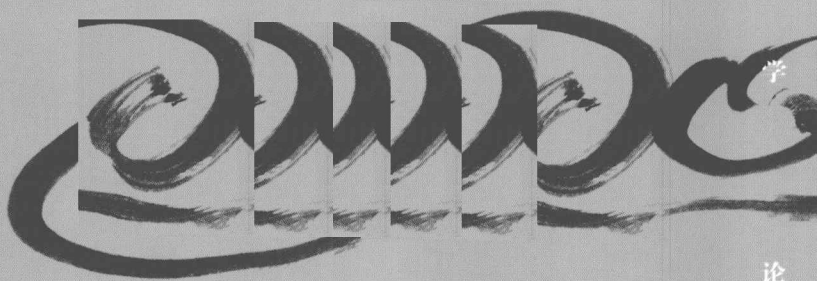
学

论

从

文字训诂论集

程邦雄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训诂论集/程邦雄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ISBN 978-7-5609-5730-2

I. 文… II. 程… III. ①汉字-文字学-文集;②训诂-文集
IV. H12-53 H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174 号

文字训诂论集

程邦雄 著

责任编辑:章 红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汪世红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200 000

版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8.80元

ISBN 978-7-5609-5730-2/H·701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何锡章

编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乾坤 王 毅

刘久明 刘真伦

何洪峰 何锡章

李俊国 李崇兴

岳 珍 黄树先

尉迟治平

程邦雄 蒋济永

内 容 简 介

收入本书的 25 篇论文，都是作者过去十余年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按论文内容的性质，分为文字和训诂两个部分。

文字部分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和考释上，如《“鬼”字形义浅探》、《释“五”》、《释“對”》、《说“屯”》、《释“簠”》、《释“夔”》等，属于考释性的，文章从材料、方法到结论，较之过去的研究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之言。

《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小篆》、《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中之古文》、《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金文》等是专题研究性质的，是就晚清小学殿军、传统语言文字大家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成就展开的学术史的研究，其研究具有开创性。

训诂部分的文章主要是结合古代汉语的教学进行的古典文献中的疑难字词句的解读，如《“车错毂兮短兵接”非言“两军近战”》、《再释“沦胥”》、《释“美轮美奂”》、《“乃斫大树白而书之”当作何解》《〈报任安书〉歧义考辨二则》等即属于此类，文章都是些小题目，但大都能从言内（字词意义、语法搭配、修辞表达、标点断句等）和言外（上下文语境、文化背景等）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考察，力求做到字通、词通、句通、上下文通。

总序

学术研究，有两种境界。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在于“学问乃为己之学”，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又王阳明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此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境界，在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欲至两种境界之一，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以免荀子所谓“为学大病在好名”之病。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秀美的喻家山阳，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圣殿的学术中人，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俊，教书之余，或以研促教，培英育才，或以研自娱，陶情冶性。不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幸未染追名逐利之

流风，宁静遨游，沉潜于思，自有心得，行诸文字，“成一家之言”。此“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也。本丛书，或论文结集，或学术专著，大体论析深微，新见屡现，自成体系，有裨学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丛书出版，只是起点，回顾留存，意启后来，寻幽探胜，学无止境。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应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总编姜新祺先生以及编审室诸位责编倾注了满腔热忱，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委会

目 录

上篇 文字学

第一章 “鬼”字形义浅探	(3)
第二章 说“屯”	(11)
一、“屯”之形体分析	(11)
二、“屯”之意义梳理	(15)
第三章 释“五”	(21)
一、“𠂔”、“𠂕”的取象	(21)
二、关于“𠂔”、“𠂕”之关系	(26)
三、关于“𠂔”、“𠂕”之形体	(27)
四、“五”字之“交午”义	(28)
第四章 释“對”	(31)
第五章 释“𠂔(𠂕)”	(39)
第六章 释“𠂔(𠂕)”	(46)
第七章 说“業”	(55)
一、“業”字形体的几个构件分解辨析	(55)
二、“業”字形体的构形理据	(56)
第八章 释“𠂔(𠂕)”	(65)

第九章 释“囊”	(75)
第十章 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小篆	(85)
一、非直接引述《说文》原文的例子	(86)
二、甲骨文与小篆的比较	(90)
第十一章 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石鼓文、古币文	(105)
一、石鼓文与甲骨文的比较	(105)
二、古币文与甲骨文的比较	(110)
第十二章 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义近形符通用	(115)
第十三章 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中之古文	(123)
一、孙诒让“古文”的含义及其时间范畴	(124)
二、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说文》中的古文	(130)
第十四章 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金文	(139)
一、以金文证甲骨文例	(140)
二、金文、甲骨文互证例	(147)
三、其他	(151)

下篇 训 诂 学

第十五章 “车错毂兮短兵接”非言“两军近战”	(155)
一、“车错毂”解	(156)
二、“短兵接”解	(158)
第十六章 “犇”及其释义	(162)
第十七章 《焦仲卿妻》“自名”新解	(166)
一、旧说清理	(166)
二、“自名”的“名”当解作“称赞”	(168)
第十八章 “乃斫大树白而书之”当作何解	(174)
第十九章 再释“沦胥”	(178)

第二十章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解诂	(188)
一、“性相近也，习相远矣”之“性”	(189)
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真正含义	(195)
第二十一章 释“美轮美奂”	(203)
第二十二章 说“连及”	(207)
一、连及的类型、基础、特征	(208)
二、连及与词汇研究	(213)
第二十三章 “连及”释义法刍议	(222)
一、释义方式中“连及”的种类	(222)
二、释义方式中“连及”的作用	(225)
三、余论	(227)
第二十四章 《报任安书》歧义考辨二则	(230)
一、身虽陷败彼观其意	(230)
二、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	(233)
第二十五章 “𦍋”为“纺车”考辨	(236)
一、纺车说	(236)
二、𦍋车说	(237)
三、𦍋轮说	(237)
后记	(244)

上 篇

文 字 学

第一章 “鬼”字形义浅探

现代考古证明“以鬼神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起源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1]在国外，人们发现至今 4 至 10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遗骸周围，撒布着红色碎石片，在中国，发现距今约 1.8 万年的山顶洞人的化石旁也撒布有赤铁矿的粉末。人们还发现，近现代一些处于原始阶段的部落氏族，“都将赤铁矿粉末或红色碎石片比作凝固的鲜血，并认为人的鲜血是灵魂寄居的所在，是生命的源泉。”^[2]古今中外，如此相似，恐怕不是简单的巧合。这种把死者的鬼魂与红色粉末联系起来，应该是源于初民对于人死后，流动的血液干涸成块、碎而成末的朴素认识。这种认识具有普遍性。^[3]考古成果虽不能完全断定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了像后来的鬼神崇拜那样的宗教内容、仪式，也无法确认这种观念是出于因厌恶而加以限制的动机，还是出于因敬畏而加以护佑的想法，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人类隐隐约约的与尸体相连系的鬼魂观念确乎是很早即已萌芽了的，本章无意探讨“鬼”词的语源意义^①，只是想通过分析“鬼”这个字的结构说明殷周时期“鬼”字造字学上的意义。

甲骨文中，“鬼”字有“𩺰”、“𩺱”、“𩺲”、“𩺳”、“𩺴”诸形。有据辞例释为“畏”、“不吉”、“人名”、“祝”、“族称”者。

^① 笔者另有专文讨论“鬼”字的语源意义。

这些显然不是“鬼”字的造字义，只是“鬼”字所代表的诸多词义罢了。据形通释其义者有以下几家。徐中舒说：“像人身而巨首之异物，以表示与生人有异之鬼。其下从𠂔、太、𠂔、𠂔、𠂔无别，其从𠂔为《说文》篆文所本。《说文》篆文又从𠂔者，乃后世之增繁。郭璞注《尔雅》引《尸子》：‘古者谓死人曰归。’

《说文》：‘鬼，人所归为鬼……’殷人神鬼观念已相当发展。鬼从人身明其皆从生人迁化。故许慎所释与殷人观念近似。”^[4]这是把“鬼”的字形看作人身巨首的异物，释义为“与生人有异之鬼”，这种解释实本沈兼士“鬼与禺同为类人异兽之称；由类人之兽引申为异族人种之名；由具体的鬼引申为抽象之畏及其他奇伟谲怪诸形容辞；由实物之名借以形容人死后所想象之灵魂”。^[5]唐善纯说：

“鬼，《说文》释为‘人所归’，此乃音训，是汉代人的解释，在甲骨文中是北方民族的族称，在突厥语中意为太阳，甲骨文中的鬼上部为人头、下部为人腿，人面上有十字。北方阿尔泰人有楞面习俗，因而留有刀伤。另外，圆内有‘十’字，也是古代中亚太阳图腾的标志，商周时期，鬼方民族始终为中原华夏族的劲敌，故‘鬼’转义为可怖。如此看来，‘鬼’字是由以太阳为图腾的民族名演变而来。”^[2]

徐文与唐文认为“鬼”字造字时的取象不尽相同。徐释“巨首异物”和沈释“类人异兽之称”虽具体所指不一样，但究其实，则可归为不可知论一类，其误不必多辩。唐释甲骨文“鬼”字源于以太阳为图腾的民族名，“鬼上部为人头”，“人面上有十字”，并把它与阿尔泰人的楞面习俗相联系，明显的失误有四：第一，忽视了汉语丰富的文献资料，“人死曰归”的观念并非起于汉代，其有很早的来源；第二，唐文本

身有矛盾，既说“十”字为劈面之刀伤，又说“圆内有‘十’字”是中亚太阳图腾的标志，两者似不能并立；第三，商周时期，中原华夏的劲敌不只“鬼方”一族，何以仅“鬼”字演变出可怖义；第四，“可怖”义毕竟不能与“神灵”义相等，故其于“鬼”字构形用意的分析并不可从。但沈释、徐释、唐释的思路是具有启发性的，他们均把“鬼”字看成是对具体对象的描绘，可供我们借鉴。

我们认为，考察“鬼”字的本义，除了考虑这种把“鬼”看作具体可感之物的思路之外，还得兼及汉文献的丰富资料。

《礼记·祭法》：“人死曰归。”又《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列子·天瑞》：“古者，谓死人曰归人。”《韩诗外传》：“死者为鬼，鬼者，归也。”《论衡·论死》：“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归也。”《风俗通》：“死者，斲也；鬼者，归也，精神消越，骨肉归于土也”。这些虽是汉魏时的记载，但其当有较为原始的来源，并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是汉魏时产生的，《列子》明言古者，知其非时言；《礼记》所记一般认为至晚也是秦汉以前所行，其“人死归土谓之鬼”的观念自不是汉魏时产生的思想了。《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曰：“古者谓死人为归。”《尸子》是战国尸佼所撰。尸佼晋国人，后为秦相商鞅的宾客，商鞅被杀，佼亡入蜀，著《尸子》，其书也称“古者”，表明战国以前已如是言。这也证明《列子》所言有据，并非妄诞。段玉裁注《说文》“人所归为鬼”也引《左传》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这又表明，子产时已有类似之认识。《楚辞·招魂》云：“魂兮归来，君无此幽都些。”王逸注：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又云：“地下幽冥，故称幽都。”汉人鬼魂归地下幽都的观念也来源于上古土葬直觉的联想。

从上述文献材料可以看出，“人所归为鬼”的观念来源于“人死归土”的直观感受和认识。《礼记·祭义》、《论衡·论死》、《风俗通》里已说得十分明白。结合“人死归土为鬼”看甲骨文诸形，就会发现，“鬼”字不是一个单纯的象形字，而是一个会意字，正是会的“人死归土”的意义。诸字上部均为“田”字，下部均为人形。这人形有正面直体形，有侧面曲体形，有男人之形，也有女人之形。总之，其下部为人之形体无疑，沈兼士、徐中舒说可从。而上部之“田”形，不当是“类人异兽”、“巨首异物”、“人头髑面”的象形，而是田土之田。古田土相通。《诗·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成。”郑笺：“大田，谓地肥美。”地即田。《易·乾》：“见龙在田。”王弼注：“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可见“田”即“地”。《诗·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孔颖达疏：“上‘田’谓垦耕，下‘田’谓土地。”《释名·释地》：“已耕者曰田。”《玉篇·田部》：“田，土也，地也。”如此，浑言之，则田、土无别，均为土地。析言之，则田、土有别。《尔雅·释言》：“土，田也。”郝懿行义疏：“土为田之大名，田为已耕之土，对文则别，散则通也。”说的也是土、田相别相通的意思。为什么“人死归土”的“鬼”字不从土而从田，我们推测，其间当与宗教思想的进化、鬼魂信仰的演变有关。人死葬于田中，而不是葬于荒郊野外，这反映了人类已从早期的弃尸沟壑野地不加掩埋，进化到了较为文明的安葬尸体于地下的“礼治”时代。鬼字是时代的产物，会“人死归葬

于田土之下”的意思。

人类这种“人死归土为鬼”的观念并非开始就有的，它是礼治时的思想。《孟子·滕文公上》：“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沟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赵岐注：“壑，路旁坑壑也。”孙奭疏：“夫以谓太古未制礼之时，子有不忍其亲为兽虫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礼而可蔽之。”朱熹《集注》则说：“于是归而掩覆其亲之尸，此埋葬之礼所由起也。”可见，在此之前的上世之时，人类是不行葬礼的。文献屡言弃尸沟壑是这个时代的反映。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最初的掩埋尸体只是出于孝子不忍其亲嘬食于兽虫。

举行葬礼是进入较为文明时期的事。《礼记·礼运》：“故天望而地葬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从其初。”正义曰：“谓五帝以下至于三王，及其身死也……天望谓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葬谓葬地以藏尸也。”这里把招魂(天望)与土葬(地葬)的时代推至五帝三王时代，并不为过，特别是土葬的时代，可能起源更早。从考古资料看，距今 18000 年的山顶洞人已有掩埋死者尸体的痕迹，但那时是否已把用土掩埋尸体与鬼魂观念联系起来，尚不能遽断，但从西安半坡的集中埋葬到山东大汶口时期的分穴安葬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葬俗已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堆土掩埋与宗教信仰、鬼魂思想有了内在联系。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已有十分丰富的随葬品，墓葬中尸体的安放有一定的陈式，有正面仰身